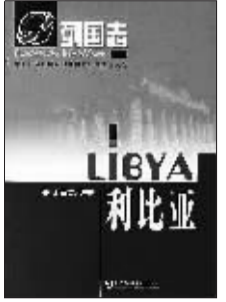


阅读周刊 READING WEEKLY

私人笔记

刘苏里

被忽视的国家



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一说150多亿元，一说近190亿元。不管哪个数字，不可谓不多矣。

可市面上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物，少得可怜。社科文献2007年“列国志”系列出过一本中国人写的《利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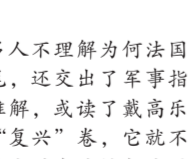
《利比亚史》原书名是“从殖民地到独立”，更能概括该书的主旨。被称为“利比亚”的这个国家，严格来说，只60年历史。

但对利比亚影响最大、最深、最持久的，还是伊斯兰世界的两个帝国，阿拉伯和奥斯曼。正是它们对利比亚的不断侵略和占领，使得利比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的《利比亚史》，还是把一半以上的篇幅留给了现代利比亚，包括利比亚联合王国时期，以及我们现在知道稍多一点点的少壮军人政变后的“共和—人民”利比亚时期。

第五共和与北非

戴高乐总统是法国第五共和的缔造者，没人质疑。但第五共和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并非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



阿尔及利亚西北是摩洛哥，东北是突尼斯，向东的邻居正是利比亚，利比亚正南是刚刚“公投”分家的苏丹国。

恐怕不必。虎妈的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孩子将来如果想出人头的，成为社会的精英，就必须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

奥威尔：左翼的尽头在哪里

徐贲

1936年~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

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亲身体验了欧洲的极权主义的奥威尔，见到那些完全盲目的书斋知识分子赞同斯大林极权的清洗和屠杀是“必要的谋杀”。

在他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就像他们不愿真实地想象工人阶级的失业和贫困一样，他们也不愿想象极权统治下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文化。



们之所以满不在乎地说起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因为那样可怕、匪夷所思的事与他们的经验是完全脱离的。

吐温、莎士比亚、斯威夫特、托尔斯泰等人。他还很关心男孩子读的周刊、唐纳·麦吉尔的漫画明信片、谋杀故事和儿童读物。

让作品不知不觉地成为大众读者社会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可以说也是奥威尔对自己写作的期许。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20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

念……只有少数人明白，鼓励诗人深奥莫测，“耍聪明”。

梁漱溟：从炸弹手枪到乡村建设

独立书评

许章润

梁漱溟不是书斋型的学究，亦非耽溺于玄理的空想家，一生孜孜致力的是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

先说梁先生的学思。自青年以迄暮晚，梁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期，也从来不曾着意建构什么体系性理论。

绵延，它至今尚未最终水落石出呢！自革命、君宪，到乡建、共和，而终于宪政民主，梁先生的思绪随时代而流转。

桂杰

尽管蔡美儿是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但自从她的新书《虎妈战歌》在美国出版后，她还是成了很多人眼里“中国妈妈”的代表。

美国媒体把她教育孩子的方式，冠以“中国式教育方法”。严格管教两个女儿，盛怒之下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媒先人为主把所谓中国式教育的标签贴到了蔡美儿身上。随着中信出版社引进并出版《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

且不说父母移民美国一年后出生的蔡美儿对眼下中国和中式教育有多少认识，一个“土生土长”很西方的“美国人”，却硬要说自己的教育代表东方，实在是难有说服力。

心尽力的人”，至多是一介风月之中的旧式文人。相反，梁先生自述一家父子两代“都崇拜梁任公”，直认“救中国非梁任公超不可”。

再说梁先生的交友。梁先生自述早年醉心革命，参加同盟会，“玩了炸弹和手枪的把戏”。

董桥先生在《青玉案》序言里说他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不停，6岁时才背得出“床前明月光”。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离更难以消除。

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极权保持沉默，是奥威尔最为反感的，他写道：“英国那些亲俄的时事评论家继续为苏联1936年至1938年间的大清洗和大放逐进行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苏联在战争期间‘没有出现过傀儡政府’。

说起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交往，这部口述文献多有记载。如北大同事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的两位共产党创始人，均为不世出之人。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反倒更见人情之常。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

人，这个论据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可是，谎言很可能会从报纸草人历史教科书，对此却很少有人感到不安。”

奥威尔特别担忧的是，即使那些能够看清斯大林主义本质的知识分子，也看不到走出极权的出路。

奥威尔认为，凯斯特勒所写的《正午的黑暗》提出了暴力革命腐败的问题，而凯斯特勒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典型“左翼”知识分子式的。

（作者为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读书记人

董桥：慢慢变老

董桥先生在《青玉案》序言里说他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不停，6岁时才背得出“床前明月光”。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

董桥先生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